

湿了眼眶

□晨睿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2023级

在衣柜翻找衣服时，我发现最底下压着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是年轻的父母和幼时的自己在广州生活的合照。一页一页地翻着，相片里的人和我记忆中的印象重叠着。

有张照片是小时候的我与母亲在渡口拍的。那时，母亲下班时，我经常是待在一位幼儿园老师家里等母亲来接。回家的路上，我牵着母亲的手，会兴高采烈地说着幼儿园里发生的趣事。回家要渡过一条江，很宽阔，木质的小船停靠在岸边，模样像鸟篷船，里头吊着一盏黄色的灯，远看像是雾里的火把。上了船，我便安静下来，不再和母亲说话——因为害怕。黑暗，寂静而深邃，笼罩在船的四周，船夫缓缓地摇橹，勾起水花，小船晃动。我害怕说话会让船夫分心，也害怕摇晃的船身和触手可及的江水。母亲有时间我冷不冷，我也总是很快地小声应答，并要母亲不要再说话。

若母亲下班早，我们也能赶上最末班的轮渡。我更喜欢坐轮渡。它边上建有白色的护栏，我能将小小的手伸出，但江水冰凉碧绿，鼓动着，却很难摸到，我只能坐在护栏周围的座位上，扭头看着船旁江水被推开，溅起浪花再涌回来，又扬起飞溅白沫的浪花……船板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与夜里完全不同却有安全感的起起伏伏。

好不容易到家，我看到电视机上的一瓶绿箭口香糖，便指着它对母亲说：“我要吃这个。”“你是饿了吗？”母亲有些担忧地问。“嗯，有一点点，但吃一个口香糖应该就好了。”儿时的话语是可爱的，母亲立刻允了我。可当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喇喇”洗着衣服时，我却突然哭着跑进卫生间，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

“是不是肚子痛？”母亲问我。她吓坏了。“我，我——”我也吓坏了，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把口香糖吞了……”母亲没有经验，着急地打电话给在船上的父亲，一面怒气地说着

我。这一刻，我似乎产生了要永远离开母亲的想法。

后来长大了，我与母亲说到这件事时，母亲说：“那么久的事你都还记得，是你爸说的，还是外婆跟你讲的？”我确实有很多事情不记得了。记忆，是一条流向渺远的河流，一些河里的水变成轻盈云絮，变成斜斜细雨，被时间的风不知道吹到哪去了。那些被吹散的记忆，仿佛从不存在。可我就是记得。

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贯是很严厉、花钱很节俭的人。相册里很少有父亲的身影。有一张是我坐在客厅地毯上玩玩具，他悄悄立在一旁与我合影。他穿一件白色挺立的衬衣，面带笑容，像是一个从大人那里得了糖果的少年。那天，应该是父亲出海的日子。

“你爸是很舍得为你花钱的，但他不舍得为自己花。”“你小时候你爸出海回来，总是要给你提一堆玩具，每次花的钱可能都等于现在的一千多元了，我都要讲他的。”

……
母亲和我一起看塑封的旧照片时，总是絮絮叨叨。

一晃眼，我二十余岁了，正为自己的前途奋斗着。曾经爱与我争吵的父亲，在我每次回家时，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很少言语。以前最喜欢坐在梳妆镜前仔细地拨弄一头黑发，将隐藏的白发丝拔去的母亲，现在也只是随手将黑发撩起，把白发遮一下就任由它去了。时钟催着年轻人向前走，却忘了有一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翻看着这些照片。虽然那上面的颜色已经有些淡褪，但还是有些事情留下了痕迹，比如父母年轻时的容颜、阳光明媚的公园，海边有洞的岩石……褪色的照片仿佛战士，在坚韧无声地与无情的时间斗争，想要将这些朦胧的声音与场景，小心地定格、默默地保存。我却似乎因为它的勇敢而湿了眼眶。

外婆，泡菜很脆！

□邹泳恩 中山大学法学院2024级本科生

小得像一把风干的柴，精神却出奇地好。在那个饥荒与贫穷交织的年代，作为家里的长姐，她像只老母鸡般死死护住了六个弟弟妹妹。后来，她拉扯大我妈，接着带大我，如今又牵起了我五岁妹妹的小手。

她这辈子，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照顾别人的。我从没见过外婆发脾气，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大半辈子的苦水咽下去，酿出的全是温和。

或许是早年饿怕了，在外婆的道理中，“疼人”与“吃饱”是画等号的。我在广州求学，微信里她蹦出最多的语音永远是：“吃饭了没呀？”只要我放假回家，哪怕只有我们祖孙俩，饭桌上也必定是热气腾腾的六菜一汤。每回我都撑得偷偷解开裤腰带，可筷子刚撂下没半个钟头，她又端着温热的靓汤或切好的水果凑过来：“再吃一口不？”哪怕我连连摆手，那块脆甜的苹果也定会执拗地怼到我嘴边。

这种爱，满溢得甚至有些固执。家里日常六口人，早晨锅里滚着六个白水蛋，按理说一人一个，她却总习惯将自己的那颗捂在手心，偷偷塞进我或妹妹的口袋。吃饭时，若想给她夹块好肉，筷子还没落下就会被挡回去：“我在家天天吃，你不在家吃不着。”说罢，她便低下头，端起我们挑剩下的菜底子，就着剩饭大口大口地扒拉。外婆恨不得把这辈子的耐心和好东西都掏给我，我却仗着这份偏爱，把最扎人的不耐甩给了她。

上学久了，习惯了什么都快。走路带风，看视频开两倍速，外卖晚十分钟便要皱眉头，拇指在屏幕上飞舞，几秒钟就能敲出一大串字符……我的日子“慢”了，这性子被惯出来的急躁，便如滚油落水，压不住地往外溅。每次见她掏出那部旧手机，笨拙



别样红 江海摄

地想要发条消息，我心底总会生出一阵无名的烦闷。她老花得厉害，看屏幕得紧眯眼睛，下巴往后缩，把手机拿得老远。她不懂拼音，只能手写，在滑溜溜的屏幕上费劲地划拉半天，还常常是个错别字。有时我没忍住，脱口就冲她嚷嚷：“哎呀，教您几遍了！直接按住发个语音不行吗？”

每次我一拔高嗓门，她也不恼，只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缩回手，花白的头发微微低着，喂着干瘪的嘴唇，讪讪地笑：“老啦，脑子笨，学不会啦。”可这两年她却不知怎么自学了电子琴。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在窗棂，她便坐在小板凳上摸索琴键，也不管在不在调上，自己弹得摇头晃脑、悠然自得。那琴声虽然笨拙，却透着一股子把粗糙日子过得花来的热气。

满口清脆的辛辣，我的鼻根突然狠狠一酸。外婆为腌好一坛泡菜，愿意耐着性子等上十天半月；为了拉扯大一家子人，能熬过大半辈子苦涩的光阴。而我，认了那么多字，读了那么多书，却连等她慢慢打出一行字的耐心都没有。

人这辈子多荒唐啊，越是对最亲近的人，脾气就越差。我们好像总是把所有的温文尔雅和体面，都留给外面的世界；却将那些粗糙、带刺的一面，狠狠砸向最疼自己的人。

我咽下最后一口泡菜，胃里泛起一阵妥帖的暖意。窗外的广州依然霓虹闪烁，那是属于都市的、不眠的喧嚣。我的心头，却悄悄亮起了一盏昏黄的旧灯。拿起手机，我点开那个熟悉的头像，学着外婆的“慢”，郑重地敲下一行字：

“外婆，泡菜我吃了，很脆。明天我就回家，想听你弹琴了。”

3
此刻，在离家百里的黑夜里，嚼着

1

深夜，宿舍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肚子“咕咕”两声。我翻身下床，划拉起外卖软件，满屏的吃食，却没有一种能激发食欲。翻翻柜子，角落里那个大肚子玻璃坛子露了出来。

拧开盖子，“啾”的一声，一股子酸辣辣的味儿直窜鼻棱盖。

那是外婆给我做的泡菜。捻起一小块白菜叶放进嘴里，酸辣、脆，在齿间发出利落的回响。突然想起小时候，每逢感冒发烧，嘴里总是发苦，看着满桌的鱼肉直摇头。这时，外婆总会端出一碗熬得开花的白粥，配上一小碟切得细碎的泡菜。酸辣交织的脆爽顺着温热的白粥滑进胃里，逼出额头的一层细汗。汗一出，烧退了，人也活泛了。在那漫长而混沌的童年里，外婆的泡菜，是我最灵验的药。

直到今天，这口味道还是最能降住我的胃。

2

做泡菜是一门顺应天时、急不得的手艺。外婆没上过几天学，但她比天气预报更懂得节气的流转。秋日里，她会去菜市场挑最饱满硬挺的大白菜，剥去老叶，洗净后摊在竹匾上。广东的阳光不烈，白菜要在风里晒到微微发蔫，失去几分傲气，才能在日后的岁月里吸饱卤水。冷开水化开粗盐，再丢进几个红艳艳的朝天椒，最后将大肚玻璃坛的坛沿注满一圈清水，彻底隔绝外界的喧嚣。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发酵。外婆是江西人。多年前，母亲考入中山大学并在广东扎了根，外婆便顺着南下的列车，把后半辈子的操劳搬到了岭南。快八十的人了，身子瘦

春来百花付中厨，浅尝味鲜知有禁

□苗苗

□克利斯汀

最近在超市货架上，赫然能见到打包好的金雀花、槐花出售，又到了“吃花”的季节。

中国人不仅爱赏花，也常以花为食。两千多年前，屈原已在《离骚》中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唐皇武则天也爱用各色花朵，与糯米一起捣碎蒸熟，做成“百花糕”与众臣分享；苏东坡曾作《松醪赋》，称将松花、槐花和杏花入饭共蒸，密封几日后能得好酒；杜甫则偏爱槐花，曾赋诗“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

以花入饌这件事，不仅是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也是对大自然的另一种欣赏。当广东的木棉花开时，我们不妨也找找看，身边有哪些花可以尝鲜进肚？

玉兰花：玉兰是木兰科玉兰属的落叶乔木，花开后才见叶，是早春最醒目的“信号花”。其花香气清雅，具抗炎抗氧化及理气解郁功效。因花瓣肥厚，人们最爱将其裹上面糊油炸，或煮粥、凉拌，做成糕点，也可用于干燥或新鲜的玉兰花瓣用热水冲泡制成花茶，气味清香，有助于舒缓情绪。但孕妇、哺乳期女性慎食。

槐花：槐花为豆科植物槐的干燥花及花蕾，未开放的花蕾又被称为“槐米”，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槐花经干燥去杂后可入药，《本草纲目》中记载：“炒香嚼，治失音及喉痹，又疗吐血衄血，脑中漏下。”称其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之效，但脾胃虚寒者慎用。槐花有独特的清甜香味，常常用来裹上面粉上锅蒸，做成“槐花麦饭”，也可与鸡蛋同炒，为春日一绝。

金雀花：金雀花又名紫雀花，是豆科紫雀花属植物。全草可以入药，营养价值高。金雀花的名子源于它的花朵金灿灿的，像一群小鸟落在枝头。明代《野蔬品》里曾夸它“春初开，

形状金雀朵朵……”最家常的吃法是金雀花煎蛋，也可用来做汤。

桃花：桃花被誉为“春季第一花”，是蔷薇科李属。《本草纲目》记载，桃仁、桃籽、桃叶、桃花、桃茎、桃根都有治病功效。桃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各种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制茶、酿酒、做粥或糕点，有助于润泽肌肤、改善血液循环。但切记不可食用过量，部分重瓣品种的桃花还可能含氰苷类物质，过量摄入会引起头晕、腹泻。

紫藤花：紫藤是豆科紫藤属落叶藤本植物。清末成书的《燕京岁时记》记载：“以藤萝花为之者，谓之藤萝饼。皆应时之食物也。”指的就是紫藤花为食。紫藤花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钾等矿物质营养成分，还含黄酮类化合物和酚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甚至对于缓解风湿痹痛、关节疼痛也有一定作用。北方人常用它来做“紫萝饼”“紫藤糕”。

白花宫粉羊蹄甲：云南人俗称“大白花”的白花宫粉羊蹄甲，焯水后用素炒韭菜、腊肉，略带一点独特的涩味，口感却相当嫩滑。它也是云南人的最爱，经常用来煮汤或炒豆豉，是西双版纳的地方特色菜品之一。

白花宫粉羊蹄甲是豆科羊蹄甲属的落叶乔木。与它同属的还有宫粉羊蹄甲、红花羊蹄甲，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其花叶皆可入药。但被选中做菜的似乎只有白花宫粉羊蹄甲的花，其他几种羊蹄甲仅花芽偶有人吃。

木棉花：南方人很喜欢吃木棉花，花朵落地，便有人捡回去，洗净、晒干，储为美食。木棉是锦葵科木棉属的落叶大乔木。其花朵是一种清热解暑药材，《福建植物志》中记载它“清热解暑，收敛止血。治细菌性痢疾，急慢



金雀花煎蛋 小靳摄



木棉花 陈秋明摄

性胃肠炎，咳血，呕血，便血，外伤出血……”似乎功效颇多。木棉花的味道很淡，广东人喜欢用来煲汤，花丝部分也可焯水清炒，吃起来脆中带黏滑，口感奇妙。

但要注意的是，木棉花性凉，不宜大量或长期服用，否则可能会导致腹胀、肠鸣、饮食功能下降等症状。

海菜花：海菜花是水鳖科水车前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中国的特有种，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水生药用植物，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的大理、洱海等地，在温暖地区全年可见开花。它的花朵清雅，只能长在洁净的水里，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但它却有清热化痰、解毒利尿的功效。特别要提醒的是，野生海菜花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千万不可自行采挖。要吃还是到市场上去买人工栽培品种。



紫藤花 图/新华社

特别提醒

春天吃花须谨慎：

春天花多，虽可食，却需谨慎，不可乱食。入口前需谨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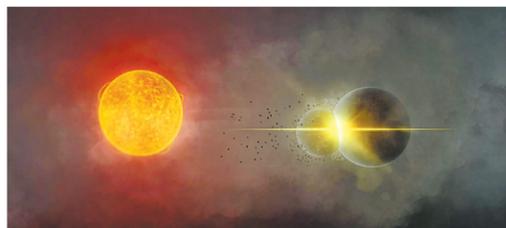
1. 认准可食用品种，规范采购渠道。公园、路边绿化带的花不可采摘，可能有农药残留或污染；
2. 过敏体质请勿轻易尝试。花粉过敏者尤需谨慎；
3. 食用前的处理要到位：大部分鲜花用盐水浸泡，可洗去杂质和小虫；含涩味的花必须焯水、浸泡去涩；
4. 特殊人群有禁忌：孕期、哺乳期、经期女性尤其要少食有活血作用的花。
5. 要注意保护野生资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如野生海菜花）不可自行采挖。

《天体物理学杂志》最近刊登的一项研究报告宣称，天文学家们实时捕捉到一幕极为罕见的场景：在距离地球11000光年之外，有两颗行星发生了毁灭性的一场碰撞。这个最近被很多天文爱好者玩笑地称为“宇宙车祸现场”的场景，可能恰好能帮人类更好地理解太阳-地球-月球相互关系的形成过程。

旧数据分析有惊人发现

研究团队是在研究一堆恒星活动的旧数据时发现这一变数的。他们发现有一颗编号为Gaia20ehk的恒星，原本和太阳一样处于稳定燃烧的状态，但自2016年开始，它的亮度却出现了三次神秘的下降。到了2021年，它的光线甚至变得剧烈且不可预测。进一步的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导致这些变化的并非恒星本身，而是环绕在恒星周围的巨大岩石和尘埃组成的云团，它们的不规则行动挡住了恒星射向地球的光线，因此才让数据变得不可预测。

研究团队接着发现，这颗恒星的红外观测数据显示，当它的可见光暗淡的同时，红外光却急剧增强。这表明，遮挡物本身是炽热的，热到能发出强烈的红外辐射。对此，最有合理的合理解释就是——有两颗行星可能以极高的速度相撞、粉碎、蒸发，最终在它们环绕的这颗恒星周围化成了一片发光发热的碎石与尘埃环。



科学家为该研究绘制的行星碰撞想象图（网络资料图片）

再回到最初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推测，早期观测到的三次小幅亮度下降，可能正是两颗行星在最终毁灭前发生的数次擦边碰撞；后来一度的光线剧烈变化，则意味着发生了终极撞击，最终玉石俱焚。

换个角度发现新领域

科学家们推测，这片炽热的碎片云可能会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冷却、聚集，最终凝结成全新的行星天体，甚至可能形成一个类似“地球-月球”的双星系统——换个角度来说，研究者们观察到的这场可能已发生了数亿年的行星碰撞事件，也许就是地球形成过程中的一段“真实现场还原”。因为天文学家一直都有猜测，大约45亿年前，一颗被称为忒伊亚的原行星与原始地球相撞，抛射出的物质最终凝聚成了月球。

行星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充满碰撞与合并的混沌过程。从地球观测者角度来看，直接观测到行星碰撞本身是极为困难的，这需要碎片云恰好是极前方经过，让它的光线更为明亮，另外，观测这样的碎片云变暗的过程可能要持续数年才能看出明显差异，所以这个现象也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科学家们持续不断、长达数十年的努力付出，让这一现象得以被深度挖掘，这样的“观星”绝对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却是人类理解地球与生命起源的最耐心的方式之一。